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骄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8.12

I 圆中…摇 II 圆那…摇 III 圆古典小说甄中国甄选集摇 IV 圆圆圆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000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苑苑伊伊圆圆官官摇摇员员远远

字数：源页千字

印张：圆珠印张

版次：癸卯年 苑月第 1 版

癸卯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愿册

书号：隋月彙刊卷五

定价：~~39.80~~元

摇摇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摇一摇回摇摇 钱月英酬神还愿 (圓緣)
- 第摇二摇回摇摇 赠金扇冯旭得意 (圓緣)
- 第摇三摇回摇摇 拜天地翠秀许婚 (圓緣)
- 第摇四摇回摇摇 游西湖林璋遇故 (圓緣)
- 第摇五摇回摇摇 卖宝剑马云逢凶 (圓緣)
- 第摇六摇回摇摇 马云大闹五柳园 (圓緣)
- 第摇七摇回摇摇 汤彪仗义赠金帛 (圓緣)
- 第摇八摇回摇摇 真才子走笔成章 (圓苑)
- 第摇九摇回摇摇 假斯文揉碎肚肠 (圓苑)
- 第摇十摇回摇摇 姚夏封广陵风鉴 (圓苑)
- 第摇十一摇回摇摇 常万青南海朝山 (圓苑)
- 第摇十二摇回摇摇 朱翰林代为月老 (圓緣)
- 第摇十三摇回摇摇 冯子清聘定月英 (圓緣)
- 第摇十四摇回摇摇 魏家妇人前卖俏 (圓苑)
- 第摇十五摇回摇摇 花文芳黑夜偷情 (圓苑)
- 第摇十六摇回摇摇 魏临川于中取利 (圓苑)
- 第摇十七摇回摇摇 花文芳将计就计 (圓苑)
- 第 十 回摇摇 书房内明修栈道 (圓苑)
- 第 十一 回摇摇 墙头上暗渡陈仓 (圓苑)
- 第 十二 回摇摇 武宗爷亲点主考 (圓苑)
- 第 十三 回摇摇 花荣玉相府详梦 (圓苑)
- 第 十四 回摇摇 林正国除奸投水 (圓苑)
- 第 十五 回摇摇 徐弘基进香还朝 (圓苑)

- 第 十 三 回 搖 定国公早朝上本
林正国权为西宾 (圓圓源)
- 第 十 四 回 搖 魏临川暗使毒计
冯子清明受灾殃 (圓圓苑)
- 第 十 五 回 搖 春英无辜遭毒手
季坤黑夜暗行凶 (圓圓四)
- 第 十 六 回 搖 花文芳面嘱知县
孙文进性直秉公 (圓圓猿)
- 第 十 七 回 搖 三学生员递公呈
知县缉拿魏临川 (圓圓九)
- 第 十 八 回 搖 孙文进复审人命
魏临川花府潜身 (圓圓九)
- 第 十 九 回 搖 生员聚众闹辕门
巡抚都堂强断婚 (圓圓四)
- 第 二 十 回 搖 冯旭受刑认死罪
百姓罢市留青天 (圓圓缘)
- 第二十一回 搖 罗太守安抚百姓
孙知县复任钱塘 (圓圓愿)
- 第二十二回 搖 冯子清钱塘起解
钱文山哭别舟中 (圓圓四)
- 第二十三回 搖 季坤奉主命差遣
花能黑夜暗放火 (圓圓原)
- 第二十四回 搖 有怜定计害临川
月英家门带姑孝 (圓圓苑)
- 第二十五回 搖 花文芳纳采行聘
钱月英认义姊妹 (圓圓四)
- 第二十六回 搖 钱月英改妆避祸
文芳开宴款家人 (圓圓猿)

- 第二十七回 季坤仗义释冯旭
有怜智谋赚崔氏 (圓苑)
- 第二十八回 使假银暗中奸计
公堂上明受非刑 (圓苑)
- 第二十九回 赵翠秀代主替嫁
花有怜奸拐红颜 (圓苑)
- 第三十回 假小姐闺中哭别
真公子婚娶新人 (圓苑)
- 第三十一回 花文芳爱色受戮
赵翠秀为主报仇 (圓苑)
- 第三十二回 钱林闻信忙奔走
童仁飞报进都城 (圓苑)
- 第三十三回 都堂飞马闭城门
知县踏看定真假 (圓苑)
- 第三十四回 孙文进通详咨部
花荣玉火速行文 (圓苑)
- 第三十五回 假小姐市曹行刑
真丈夫法场劫犯 (圓苑)
- 第三十六回 劫法场英雄显武
调官兵追赶逃人 (圓苑)
- 第三十七回 乌金镇瓦打英雄
刘家庄夜闹官兵 (圓苑)
- 第三十八回 观音点化常万青
马杰调兵捉壮士 (圓苑)
- 第三十九回 金山寺总镇调将
扬子江英雄交锋 (圓苑)
- 第四十回 万青被擒解杭州
飞鹏甘露逢旧友 (圓苑)

- 第四十一回 釣魚台英雄聚義
丹阳县夜劫犯人 (圓緣)
- 第四十二回 馬杰提兵追壯士
英雄踏水奪行舟 (圓願)
- 第四十三回 花榮玉哭奏天子
東方白鎖解京都 (圓願)
- 第四十四回 三法司勘問東方白
地方官搜擒錢月英 (圓願)
- 第四十五回 功臣廟潛身避禍
迎風山姐妹遭凶 (圓緣)
- 第四十六回 常萬青路見不平
董天雄惡盈受戮 (圓願)
- 第四十七回 花有怜身入相府
沈廷芳花園得意 (圓願)
- 第四十八回 沈廷芳独占崔氏
姚夏封入贅東床 (圓願)
- 第四十九回 花有怜智誘林旭
姚蕙蘭誤入圈套 (圓願)
- 第五十回 沈義芳貪淫被戮
姚蕙蘭斧劈奸徒 (圓願)
- 第五十一回 沈白清濫刑錯斷
林子清屈招認罪 (圓願)
- 第五十二回 沈白清出詳各寃
姚夏封得信探監 (圓願)
- 第五十三回 護國寺奸僧造孽
馬文山誤陷土牢 (圓願)
- 第五十四回 武宗爺私游玩月
林正國幸遇明君 (圓願)

- 第五十五回 搖 奉聖旨謁相辭閣
察民情理屈伸冤 (圓原源)
- 第五十六回 搖 姚夏封赴水投狀
林经略行牌准投 (圓原源)
- 第五十七回 搖 假老虎惡貫滿盈
真老虎与民除害 (圓原源)
- 第五十八回 搖 三鳥飛鳴冤屈狀
二禿強奸謀殺人 (圓原源)
- 第五十九回 搖 赴市曹奸僧梟首
暗探訪私渡黃河 (圓原源)
- 第六十回 搖 林公月下准鬼狀
臬司令箭催行刑 (圓原源)
- 第六十一回 搖 姚夏封法場活祭
林经略暗進淮城 (圓原源)
- 第六十二回 搖 林经略行香宿廟
府城隍各案顯靈 (圓原源)
- 第六十三回 搖 冯旭解轅見母舅
林璋出票提有怜 (圓原源)
- 第六十四回 搖 林公釋放許成龍
经略正法桑剥皮 (圓原源)
- 第六十五回 搖 经略拜本進京都
廷芳計畫花有怜 (圓原源)
- 第六十六回 搖 林经略判出奇冤
崔氏婦路遇對頭 (圓原源)
- 第六十七回 搖 林经略開棺驗傷
崔氏婦當堂受刑 (圓原源)
- 第六十八回 搖 林大人二次開棺
宋朝英轅門听审 (圓原源)

- 第六十九回 搖 易道清立斃杖下 (圓緣苑)
陳武氏得放回家
- 第七十回 搖 林公严刑拷淫婦 (圓緣殺)
崔氏受刑吐真情
- 第七十一回 搖 沈廷芳潛身內院 (圓緣苑)
宋臬司當堂受刑
- 第七十二回 搖 天子見表心不悅 (圓緣猿)
林公失陷護國寺
- 第七十三回 搖 湯彪急調海州兵 (圓緣苑)
林璋初請上方劍
- 第七十四回 搖 林公火焚護國寺 (圓緣殺)
公差受比捉廷芳
- 第七十五回 搖 沈廷芳逃走被獲 (圓緣園)
林經略勘問真情
- 第七十六回 搖 沈廷芳供出實情 (圓緣緣)
林經略結清各案
- 第七十七回 搖 沈廷芳杖下立斃 (圓緣愿)
劉尚書痛哭姨侄
- 第七十八回 搖 林正國挂印征西 (圓緣員)
馮子清独占鰲頭
- 第七十九回 搖 結絲羅兩國和好 (圓緣源)
獻降書元帥班師
- 第八十回 搖 受皇恩一門富貴 (圓緣苑)
加封贈五美團圓

钱月英酬神还愿 第一回 冯子清误入桃园

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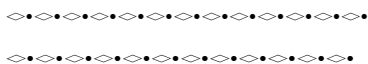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怎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然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话说这部小说故事，出在大明正德年间。自从武宗皇帝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不在话下。单讲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有一世宦，姓钱名铕，表字自由，官拜两广都堂之职。夫人马氏，所生一男一女，公子名林，字文山；小姐芳名月英。兄妹二人，勤心苦读诗书，学富五车，外面人皆称为才子、佳人。不幸老爷去世，夫人领了子女，扶柩回归故里，送入祖茔。公子早已入学，却不好游戏，终日在家与妹子吟诗作赋，孝敬母亲。夫人见他兄妹二人，早晚侍奉殷勤，满心欢喜，常在他兄妹前说：“我家有此才女才子，不知后来娶媳、择婿如何？”公子道：“母亲大人，婚姻之事，皆由天定。”夫人道：“虽然如此，但你妹子年已长，成为娘的日夜忧愁，放心不下，必选个才貌之人，完他终身，使我为娘的却才放心。儿呀！难道你同学中就无其人么？”钱林道：“娘亲听禀，学中只有一人，孩儿十分敬重，论才学，孩儿甘拜下风，每逢考期，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论人品，杭州也寻不出第二个来。”夫人闻言忙问道：“此人姓甚，名谁？门第若何？”钱林道：“论门第到也正对，他父亲做过刑部尚书，亡过多年。只有母子二人，姓冯，名旭，字子清。”夫人道：“他母亲可是做过太常寺少卿林灿之妹么？”钱林道：“正是。”夫人道：“门户相对，才貌又佳，为何不上紧央人作伐？以完为娘的心事。”公子道：“孩儿久有此意，只因他近来家业凋零，恐误妹子终身，故尔未敢禀告。”夫人道：“我儿此言差矣！古人道得好，正是：

书中自有黄金屋，一朝得第自然荣。”

满怀心腹事，难向别人言。

不言小姐闷闷不乐。单言小姐身边有两个丫鬟，一个名叫翠秀，一个名叫落霞。二人生得容貌与小姐仿佛，却也聪明。跟随小姐拈弄纸笔，也知文墨。小姐见他伶俐，到也欢喜，故此待他二人如同姐妹，与众不同。翠秀、落霞见小姐连日闷闷不悦，自言自语，如醉如痴，觉得小姐有些心事。二人上前问道：“小姐为着何事这般光景？”小姐见问叹了一口气道：“你二人那里知我心。”就不言语了。二人道：“婢子自幼蒙夫人、小姐抬举，不以下人看待，小姐有何心事，说与婢子们知道，代小姐分忧。”小姐闻他二人之言，只得将夫人、公子商议之话，告诉一遍：“我想外边人虚名甚多，故此疑心，欲要面试其才，又不好启齿，是以不乐。”二人道：“小姐宽心，倘夫人、公子再议起小姐婚姻之事，婢子直告，要面试这姓冯的才学，然后再议便了。”小姐听了，方才放心。不觉光阴迅速，过了个月。夫人一日身体不爽，一病半月，慌得公子、小姐日夜不离左右服侍。小姐各庙许愿，又在花园拜斗，保佑母亲安康。过了数月，夫人身体渐渐好了。公子、小姐见夫人好了，用心调理。不觉早又腊尽春回，到了新年景象，刚刚至初九日，乃是玉皇大帝圣诞之辰。月英小姐禀告母亲知道：“孩儿许下各庙香愿，今逢上好日期，孩儿意欲亲身赴庙酬谢，特来告禀母亲。”夫人闻言欢喜道：“我儿，一向累你兄妹二人服侍，既许下香愿，理当亲还。”遂吩咐家人，速备纸马、香烛、牲礼之类。唤了三乘轿子伺候，小姐同两个婢子，各庙烧香。不一时，小姐打扮十分齐整，带了翠秀、落霞二人上轿，往各庙还愿，后面随了许多家人。一行人众，先到了玉皇阁，小姐和两个丫环下轿，家人逐开闲人。小姐慢慢步上楼来，只见香烛贡献已经现成，小姐站立毡单礼拜上帝，转身又拜斗姥天尊，礼拜已毕。家人送上香仪，客师请小姐客堂坐下待茶，摆下果品，小姐坐了一刻，起身上轿，又望城隍山来。不一时，轿至寺内，只见山前游人如蚁，家人赶逐不开。小姐看见红烛点齐，只得将身出了轿子。那些游人，见三乘轿内走出三个美人，一哄拥挤上前争看，人人道好，个个称奇，如同月里嫦娥下降，好似西子重生。后面随着两个丫环，一般娇娆，不知谁家小姐。内中有一个书生，文质彬彬，头戴儒巾，身穿儒服，年纪只好十五六岁，生得貌比潘安，手执一柄金扇，也挤在人丛中争看。



看官，你道此人是谁？就是钱林对母亲所说的礼部尚书之子冯旭，字子清。今日也来到城隍山游玩。不想遇见钱月英前来进香，他也不知是钱文山之妹，一见国色，神魂飘荡，痴在一边，两眼不转睛，只望着三人。小姐见人众多，慌忙礼拜神圣，上了轿，吩咐家人将各庙香烛送去，我回家向空礼拜酬谢便了。家人答应，将轿子搭了进来，请小姐上轿，那些游人一哄而至，围在轿前。事有凑巧，把一个冯旭，紧紧挤在轿前，动也不得动。那小姐正欲上轿，忽见一个少年书生品貌清奇。心中暗忖道：世上也有这般标致男子。又不好十分顾盼，匆匆上轿。家人连忙放下轿帘，轿夫抬起，如飞而去。冯旭又看翠秀、落霞二人上了轿，轿夫赶向前面，一直飞奔下山。冯旭见三个美人去了，他也不顾斯文体面，向后跟定轿子，跑下山来。满身汗透，儒巾歪斜，足下那管高低，转弯抹角，跑得喘息不定。有一个时辰，到了一处后花园门，一直遥望里面去了。只见一个老苍头说道：“那里来的？好好走出去。”四面望望无人，反手将园门关闭。冯旭低低骂道：“这个老狗头，好不知趣！见咱把门关闭去了。”只得走至门首，用手将门轻轻一推，那里推得动。冯旭无奈，绕着墙边走了一会，无法可入。只见对过矮矮门首，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门首，冯旭连忙走过来，叫声：“老婆婆，小生借问一声，对过花园可是李相公家的么？”那婆婆摇头道：“不是，不是！”冯旭又道：“可是张相公家的么？”婆子又摇头道：“不是，不是！”冯旭道：“却是谁家的呢？”婆子道：“相公请坐，待老身慢慢告诉与你听。”冯旭真个坐下，婆子道：“对过花园乃钱府的，这钱老爷在日，做过两广都堂，如今只有夫人、相公、小姐三人，并无别个。”冯旭暗道，原来就是钱文山的花园。又故意问道：“他家公子与那家结亲？”婆子道：“尚未联姻。”冯旭又道：“他家小姐自然是与过人家的了？”婆子道：“小姐今年方交一十六岁，亦未受聘。”冯旭口中应道：“原来如此。”心中暗喜道：年交一十六岁，也不为小了。婆子道：“说起这位小姐，婚姻却难，他家夫人要选才貌出众，又要门户相当，夫人方允。”冯旭道：“却是为此，这也该的，但不知他家小姐可知文墨？”那婆子道：“好个可知文墨，通杭州那个不知他是闺中才子，常与他哥哥吟诗作赋，连公子还要让他一筹哩！”冯旭道：“你老人家如何尽知他府中事？”婆子笑道：“相公有所不知，我就是这位小姐的乳娘。我姓赵，因年纪大了，自己要在家里同儿子过活。如今时常还去他家，听我要去就去，要来就来，一切事所以晓得。”二人谈了一会，天气渐渐晚了。婆子道：“老身要弄饭去了，恐儿子回来要饭吃，未得陪你谈了，你请回罢！”冯旭听了婆子这番言语，心中甚是欢喜，钱小姐竟是个才貌双全的。倘能与我为妻，也不枉为人一世。起身复又走到对过花园门首，看看园门紧闭。又站了一会，想道：天色已晚，我只是痴呆呆的站在这里，就站

到明日也无益处。不如且回，明日起早些来，倘有机缘，也未可知。即移步转身才走了十几步，忽听得园门咿呀一响，冯旭即忙回头看时，园门已开，有个苍头手中拿着把酒壶，走出来，带了园门，竟自去了。原来这个老儿，每晚瞒着夫人出来打酒吃。冯旭见了，忙忙走来，不论好歹，推开园门，竟自进去，仍然将门推上，一直往里就走不题。且言苍头取酒来，推门进来，回身关好，取锁锁了，提酒往自己房里吃去了。单讲冯旭在花园里东张西望，不见一人。他就放大了胆，朝里直走，到了丹桂厅上坐下，定定神想道：我好无礼，怎么黑夜里走到人家花园中来，倘被人看见如何应答？文山兄知道，体面何存？想罢立起身来，我且出去，竟奔园门打点回去。却说月英自进香回来，到夫人前禀道：“今日进香好不热闹，孩儿见人众多，只到玉皇阁、城隍庙山上，余着安僮送香烛前去，孩儿先回来了。”夫人答道：“正该如此。”就在前面吃过夜饭，又说了些闲话。夫人吩咐：“我儿就此回楼睡罢。”小姐起身，叫翠秀、落霞掌灯。翠秀道：“今晚风大，不好点烛。”取了个灯笼点起，照着小姐回楼不题。且言冯旭来到园门，见门上拴了大门又锁了，那里还得开来，冯旭惊道：“这事怎好，不想一时就拴锁了园门。愈想愈怕，无法可使。他是个读书君子，又比不得那种可以撬门扭锁的小人，只得又回身步到丹桂厅坐下，等候天明出去。正在自悔之时，忽听一派莺声燕语，嘻笑而来，灯光渐近。冯旭吓得觅处藏身，往来无路，暗道：若被人撞见，如何答话，权在山石背后躲避一回，但不知曾撞着人来捉住，认奸认贼。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摇 贈金扇冯旭得意
拜天地翠秀许婚

词曰：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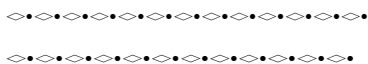
话说冯旭见有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假山背后躲避，不题。且说小姐和翠秀、落霞三人打从假山石旁经过，冯旭见灯到了面前，抬头观看，只见前面一个小丫环，手提一个灯笼，后随两个美人，心中大喜，便欲走出相会，或者小姐怜我一片真心，面订婚姻，也未可知。主意定了，正欲移步，心中回想，若小女子家叫喊起来，惊动人心，钱兄知道，体面何存。我且躲在假山背后，听他说些甚么言语。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且言翠秀提灯在前，叫道：“小姐今日城隍山上好些游人，内中有个少年书生挤在轿前好个人品，小姐可曾看见么？”那落霞接口道：“好个标致秀才，他那两个眼睛，只望着小姐。”翠秀道：“不知此生才学如何？我家小姐若配得此人，也不枉人生在世。”落霞道：“看他那般品貌，腹中自然不差。”翠秀道：“若果然如此，可算得才貌双全。”二人你一句，我一句称赞。小姐只不言语。此日是正月初九日，残雪未消，那日间花园内，被鸦雀在地打食走得满地脚迹，小姐便叫：“你二人终日拈弄笔墨，因夫人去年病体沉重，我没工夫考你二人，今日见景生情，我有一对在此，你二人可对来。”二人道：“不知小姐所出何对？婢子等必然对不出来。”小姐道：“偶然看见此景，满地鸦脚迹，借此出对随口道：

雪地鸦翻，好似乱洒梨花墨数点。”

当下翠秀、落霞二人听见，叫道：“有贼！有贼！”只吓得冯旭战战兢兢不敢作声，转是小姐听得对句确当，声音清亮说道：“你二人不必惊慌，据我看来，并非是贼，你们将灯笼照看，看是何人？”二人答应，心中不得不怕，战兢兢提着灯笼，口中只是吆吆喝喝：“看你若是贼速速跑去罢了，要不是贼快快出来。”冯旭听见心中想道，都是女子，我就出去料然不妨。放大了胆，竟自走出月光之中，摇摇摆摆手中执着一把金扇，一方班古鏤的碧玉图章。这玉器乃是他祖父传流之珍，此宝价值千金，他并不知其价；扣在扇上，忙忙走出来，看见翠秀、落霞，深深一揖道：“小生拜揖。”二人将灯笼提起一照，不是别人，就是日间在城隍山遇见那个标致书生，又惊又喜，故意问道：“你是何人？怎么大胆，半夜更深却在我家花园之内，说得明白放你出去，如有一句谎话，登时叫喊起来，惊动家人拿住，当贼送官，严刑拷打，那时就要叫苦哩！”冯旭打一躬道：“二位姐姐请息怒，待小生直告。小生姓冯，名旭，字子清。杭州那个不知是个才子。”二人道：“住了！你既是个才子，可认得我家大相公么？”冯旭见问笑嘻嘻道：“怎么不认的，你家大相公钱兄与小生朝夕会文，又是同案好友。”二人道：“既是与我家相公相好，因何躲在我家花园内，且是黑夜之间，却是为何？”冯旭道：“有个原故，今在城隍山游玩遇见你家小姐进香，小生不知是那家小姐，故尔跟寻到此，细访方知是钱兄令妹，看见园门开着，因此走进游玩，不想园门下锁不得出去，只得躲在山子石边，坐守天明，好出花园。不意小姐出对子与二位姐姐对，小生斗胆对了一句，惊动小姐同二位姐姐，此系真言，不敢说谎，望二位姐姐恕罪，转达小姐恕小生不知之罪。”那钱月英见冯旭出来，连忙回避在丹桂厅上，一句句都听得明白，方知就是哥哥与母亲所说之人。今日间见其容貌，方才又听见对句，确是个才貌双全，早已打动少年爱嫦娥的心事，便在厅上叫道：“翠秀、落霞快来！”二人忙至厅上小姐面前，把冯旭的话告诉一遍。小姐道：“既是相公的好友，可快跟我进去取钥匙前来开了园门，送他出去。”二人答应晓得，翠秀向落霞道：“妹妹，你随小姐回楼，取了锁匙快来，我在此等候。”落霞应允，随着小姐到了楼中，来取锁匙，原来园门锁匙小姐经管，每日放在后楼。这且不表。再言冯旭见四下无人，走至翠秀身边，忙忙又一躬道：“姐姐，小生拜揖。”翠秀欠身还



了个万福道：“相公方才见过礼了，为何又作揖？”冯旭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请问姐姐芳名。”翠秀道：“妾身父母姓赵，名唤翠秀，前跟小姐回楼去的名唤落霞，他的父母姓孙，小姐芳名月英，你可知道么？”冯旭连声道：“小生谨记，但小生今日到此原为婚姻，不能当面一言以定终身，岂不辜负小生一片真心，还求姐姐设个法儿引小姐面前一见，以表小生诚恳，不知姐姐可用情否？”翠秀道：“我家夫人好不严谨，小姐乃闺阁千金，怎能轻易得见外，又是黑夜，岂不令人谈笑，劝相公将此念头息了罢！至婚姻大事，必须央媒说合，那时明媒正娶，才是君子。”冯旭听了翠秀之言道：“姐姐说得有理，不知小生与小姐缘分何如？仗姐姐大力周全，小生无物相谢，有柄粗扇聊表进见寸心。”说毕将手中金扇递与翠秀。翠秀道：“妾身并无寸进之功，怎好收相公之谢。”冯旭道：“姐姐不收是不肯代小生出力了。”翠秀道：“我若不收使相公疑心，只得权且收下。”伸手接了，藏在身边，便道：“冯相公我先报个喜信与你，我家相公前日与夫人面议，要将小姐与你，你今回去，作速央媒求亲，夫人公子必允。”冯旭听了此言，不觉手舞足蹈，喜出望外道：“倘若如此三生有幸，不知姐姐可伴小姐同来否？”翠秀笑道：“我们两个服侍小姐寸步不离，怎么不随同来。”冯旭闻言满心欢喜道：“叫小生一时消受得起三位美人，正是：

知情语是针和线，就此引出是非来。

冯旭与翠秀说了一会，不见落霞到来，月色渐亮，自古道：

灯前观美女，月下看佳人。

越看越爱，那里按纳得住心猿意马，走到身边双手抱住。翠秀作色道：“妾认君子是个诚实之人，原来是一个狂徒，既读孔圣之书，难道就不知些礼法么？我虽然是个婢子，不是下流苟合之奴。高声叫狂生还不放手。”一夕话说得冯旭哑口无言，将手一松叫道：“姐姐言之有理，小生一时痴呆，万望姐姐恕罪。小生还有一言奉告，前蒙姐姐垂爱，见许终身，趁此月光之下，对天盟誓，以表真心，不知姐姐肯否？”翠秀道：“你今速速回去央人说合，对甚么天，盟甚么誓！”冯旭见他口软，将翠秀身子一把扯住，就半推半就二人双双跪下，同拜天地，冯旭盟誓道：“我若负了赵氏姐姐，前程不利。”翠秀道：“愿相公转祸呈祥，妾若负了相公。叫妾身不逢好死。”正是：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